

Robert Vannoy博士, Kings, 第 12 讲

© 2012, Robert Vannoy博士、Perry Phillips 博士和 Ted Hildebrandt

传播历史叙事的方法

论宣扬历史叙事

我想我们都会同意，如果我们将历史叙述文本用于讲道，我们确实应该做的不仅仅是简单地在讲道中重述故事。我认为讲道不应该只是简单地复述，但问题是：你如何表述“更多”？还有什么？当然，我们的愿望是传道。我的意思是，我们的愿望是传达神放在我们正在处理的圣经部分中的信息。我们不希望文本成为我们自己的想法、理论或观点的借口，但我们想宣扬神放在该文本中的话语。但问题是，当我们宣讲历史文本时，我们该如何做到这一点。

我认为，从非常现实的意义讲，讲授历史文本比讲授教科书或其他类型的文本要困难得多，这取决于你如何处理它。历史文本所涉及的人和情况在时间和文化背景上与我们今天的情况早已相去甚远。这样你们大家都可以听到它说，该信息必须结合上下文或从圣经叙述中描述的情况翻译到我们的情况中。

但问题仍然是：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您如何弥合这一历史鸿沟？你们面对的人们生活在与我们截然不同的时代和环境中。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使用了各种方法来尝试使这些古代文本具有相关性。在新教改革之前，普遍使用寓言的方法。您可能熟悉该方法。但这种方法确实使这些故事精神化，因此叙述的事实实际上并不

像历史事实那么重要。相反，它们成为了更深层次的精神真理的承载者，因此事实本身并不是很重要，但它们所承载的精神真理才是人们关注并被视为重要的事情。

寓言方法的例子：创世记 24 让我来说明一下。我将首先从《创世记》第 24 章中进行说明，这不是我们正在阅读的文本之一，但它是一个历史叙述。创世记第 24 章讲述了亚伯拉罕派他的仆人为他的儿子以撒寻找妻子的故事。如果你看创世记 24 章的那个故事，并使用寓言的方法来确定这个故事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意义或意义，那么该方法和该方法的实践者都说以撒是基督的一个人物，他娶了他的妻子。新娘，教会，以利百加为代表。亚伯拉罕的仆人为以撒确保了利百加，他是一位传道人，他通过宣讲上帝的话语，将教会成员带到基督面前。利百加每天到井边打水，意味着教会必须每天从神话语的井里取水而活。那些自己不能打水的骆驼必须得到水，记住利百加就是这么做的，那些骆驼自己不能使用神的话，但必须接受教导。这种情况可以一直持续下去。因此，你了解故事的细节，并赋予它们某种精神意义的更高含义，然后你说这就是我们从阅读这些叙述中得到的东西。

现在，我认为这种方法实际上与释经没什么关系，即从圣经中读出神放在其中让我们理解并从中受益的内容。这确实是所谓的“eisogesis”，将这些事情读入圣经。读到的东西可能是可以在圣经其他地方读到的真理，但你实际上是把它们放在文本上，而不是让文本说出自己的信息。因此，当你使用寓言的方法来叙述历史故事来获得意义或意义时，你真正所做的就是使叙述的事实本身不再重要。它

们只是成为某种更深层次或更高的精神意义的承载者，但它们本身却没有什麼意义。所以我认为这确实是一个不可接受的方法；它没有公正地对待神在这些圣经经文中给我们的信息。

模范讲道与救赎历史性讲道

那么，还有什么替代方案呢？几年前，荷兰神学家们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一场辩论：关于如何在讲道中处理历史叙述。在那场辩论中，一方面有所谓的“典范说教”，即利用历史叙事为我们提供应该如何生活的例子。一方面是示范性或说明性的讲道，而这与所谓的“救赎历史性讲道”相对立。因此，这两个术语代表了在讲道中处理历史叙述的另外两种方法。一方面是说明性的或典范性的，另一方面是救赎性的历史讲道。模范讲道是一种讲道，其中宣称圣经故事包含我们今天应该如何或不应该如何行动的例子。在这种方法中，你会将旧约中各种人物的罪视为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的例子。你会看到旧约中一些人所做的好事，作为我们应该效仿并像他们一样的榜样。因此，模范讲道基本上遵循这样的模式：像这个那样做，不像那个那样做。

现在，如果你再回到创世记第24章，亚伯拉罕派他的仆人为以撒寻找妻子，并使用这种方法，即范例方法，你可以找到一些人主张这段经文为我们提供了例子的几种方式。例如，亚伯拉罕希望他的儿子以撒不要娶一位迦南女子为妻，但她知道主给了我们一个榜样。作为今天的父母，我们应该担心我们的孩子不会与非信徒

结婚。亚伯拉罕担心以撒不会嫁给迦南人。他派人回到哈兰寻找一个跟随主的人。

其次，故事中另一个可以作为例子的元素是仆人祈祷。然后他要求一个手势，让前来打水并要求喝水的女孩回答：我会给你喝水，我也会给你的骆驼喝水。这对他来说就是一个信号，表明这就是那个女孩。我们在寻找终生伴侣时看到的榜样必须是祈祷，包括父母为孩子祈祷。这是一个很好的圣经原则，毫无疑问。问题是：我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从这段经文中获取信息的吗？

这是本章的第三个例证：利百加不仅准备好给亚伯拉罕的仆人喝水，还准备给骆驼喝水。这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女儿想成为好妻子和好母亲，她们就不能只为自己而活，而要准备好在服务中快乐地将自己奉献给他人。因此，如果你使用这种方法，你可以在以撒婚姻的故事中找到实践敬虔的各种教训，特别是关于为你的孩子寻找合适的伴侣的问题。这是对创世记第 24 章这样的叙述的一种

范例性、说明性的方法。范诺伊对范例性讲道的警告

现在有些人反对这种类型的讲道，反对那种试图寻找意义或意义的方法，这些反对意见是基于几个方面的。其中第一点是：其中有一些主观和武断的东西。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要使用这种方法，口译员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可以作为我们的例子，什么不可以？关于创世记24章，有人可能会说，今天一个人或女孩应该向主求一个兆头，以便知道他所想的人或女孩是否是主想要成为他或她的伴侣。这就是仆人所做的一他要求征兆。其他人可能会强调说，既然我们拥有圣经，就要求这样一

个特殊的启示或征兆确实不合适。我们已经得到足够的启示和生活指南。我们不需要标志。

但问题是我们如何决定用什么作为我们的榜样？那么另外，我们如何判断是正面意义还是负面意义呢？什么是榜样？是我们应该效仿的榜样还是不应该效仿的榜样？这涉及到判断，而这些判断不是从文本中产生的；而是从文本中产生的。你必须从其他地方带来它。因此，该方法存在主观性和任意性。

其次，这种类型的讲道往往被称为“anthropocentric”，意思是“以人为中心”，希腊语源自“*anthropos*”。它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或以神为中心。这种类型的说教往往是以人类为中心的。人是焦点的中心，在传讲基督的地方，传讲该做和不该做的事情变得很容易。这种方法很容易陷入律法主义、道德说教的危险之中。因此，在这种方法中，你不断地用各种圣经人物来衡量自己——像亚伯拉罕、雅各、彼得、保罗或任何人。他们摆在我们面前，作为我们应该效仿他们的积极特征而不是消极特征的榜样。对此的反对意见是，以这种方式讲道时，上帝本身可能无法充分关注他伟大的启示和救赎工作。它是以人类为中心的，而不是以神为中心的。你可以这样对待经文，却看不到上帝和他为他的子民所行的大能。难道上帝真的以他的大能作为介入历史的启示和救赎吗？这难道不是圣经的叙述的真正内容吗？圣经的历史不就是神如何将救赎带入人类历史的救赎历史吗？因此，当你反思时，亚伯拉罕、以撒或其他任何人所做的事情并不是那么重要，而是上帝正在做的事情才是圣经历史中最重要。确实，他经常通过人来工作，但你不

想忽视一个事实，那就是神在工作。圣经的历史是救赎的历史。因此，出于这个原因，一些人提倡所谓的救赎历史讲道，而不是所谓的

典范讲道。救赎历史讲道是一种主要强调圣经中记载的事件在神启示和救赎历史中的地位的讲道。现在，正如我提到的，在圣经中的历史中，即救赎的历史中，我们遇到某些人做了或不做的事情。但不仅仅是人类所做的事情，因为我们还面临着上帝在历史中的工作，以及他通过不同个人的生活实现他的目的。因此，圣经历史是一部上帝的作为在人类历史中变得可见的历史。圣经历史是一部指向上帝大能作为和他儿子耶稣基督降临的历史。

我认为，当我们阅读圣经文本和这些历史叙述以及宣讲它们时，我们应该看到这段历史。因此，当我们阅读这些叙述并宣讲它们时，我们应该了解上帝是谁、他的应许以及他在历史上所做的事情。

我所说的话的重要性在于，在这段历史中，你可以找到我们信仰的基础。你会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历代所有神子民信仰的基础。基督教信仰是一种历史信仰。它植根于神在历史中所做的事。因此，历史作为信仰的基础确实比作为行为指南更重要。这并不意味着你不能从这段历史中学到我们应该生活方式的东西。但你必须记住圣经历史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现在回到创世记24章，创世记24章中的救赎历史观点会说，当我们看这个故事时，我们首先应该看到神已经做了什么和正在做什么。我们应该看到上帝正在实

现他对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应许，即他们将成为一个伟大民族的祖先，最终地球上的所有人民都将通过他们而受到祝福。请记住，这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地上万国都将蒙福，他的后裔也将通过以撒算在内。以撒是他应许的种子，而不是以实玛利。因此，我们将在这一章中看到上帝在工作，而不是仆人亚伯拉罕，也不是利百加。他们都参与其中，但我们会看到上帝在促成这桩婚姻。他利用叙述中那些人的信心、服从和祈祷生活来实现他的目的。但神是这一章的焦点。当我们读那章时，我们应该看见神遵守他的约。他信守他的应许，当我们观察到这一点时，我们也会受到激励，以信心和顺服来事奉他。

因此，救赎历史方法会说，我们不仅在历史叙述中看到我们应该如何生活或我们应该做什么或不应该做什么的例子，而且我们收到了上帝本人的启示，关于他是谁以及他如何工作。在亚伯拉罕和以撒时代工作的上帝就是今天参与我们生活的同一位上帝。他今天和当时一样忠诚。因此，这种观点就是救赎历史方法为文本带来的观点。

典范性和救赎性历史：多维方法

我认为没有必要看到这两种方法之间存在任何本质的冲突或矛盾。有些人的设置方式会导致他们发现冲突或矛盾。你要么以一种方式传教，要么以另一种方式传教。你要么使用范例性的历史方法，要么使用救赎性的历史方法，并且不能将它们结合起来。在我看来，这两种方法之间并没有本质上的冲突或矛盾。我认为我们

显然确实收到了圣经中的例子，但重点是我们不应该将我们从给定的历史叙述中得出的例子分开或隔离。我们不应该将其与赋予我们的救赎历史背景隔离开来。如果你使用纯粹的范例方法，它往往会将叙述从所叙述的事件的地点和功能以及救赎历史的运动中剔除。圣经的历史叙述应该从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在救赎历史中的统一性来看待。当然，这在基督身上找到了焦点。

这并不意味着以典范方式传道的任何人或每个人不认为基督是圣经历史的中心点。关键是这种讲道方法可能不会让这一点显而易见。从救赎历史角度工作的人不必否认你可以在圣经历史中找到例子和例证。从救赎历史角度工作的人关心以下问题：为什么？如何？从什么意义上说，他们可能是一个例子？我认为，只有将特定的叙述置于其救赎的历史背景中，你才能回答为什么、如何以及在什么意义上的问题。

与此相关的是：我认为我们应该永远记住，圣经的历史部分不仅仅是故事。我的意思是，历史叙述告诉我们历史上实际发生的事情。你可以讲一个故事，它可能发生也可能没有发生。圣经的历史叙述告诉我们所发生的事情。这意味着它们应该被视为真实的历史，而不是仅仅作为用来说明某些真理的寓言。比喻并没有什么错。耶稣用比喻来说明真理。但旧约的历史叙述不是寓言。旧约的历史叙述告诉我们所发生的事情。

圣经的教义和历史部分 这就提出了圣经的教义部分与圣经的历史部分之间的关

系问题。一般原则是这样的：历史是学说的基础。你会得到赎罪称义的教义，它基于基督的工作、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他的埋葬和复活的历史事件。这段历史是该学说的基础。如果你真正理解这一点，你就不会认为圣经历史仅仅是说明性的。它可能是说明性的，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因为历史不仅说明了教义，而且还为教义提供了基础。如果你把圣经的历史部分仅仅当作说明性的，那么所描述的事件是否真实发生并不重要。

信仰植根于历史—SR Driver 反例 SR Driver对《创世记》的评论谈到了父权制的叙述。我引用道：“这些叙述有多少是真正的历史，有多少是出于流行的想象和修饰，我们无法说。但叙事的重要而真实的意义在于它们所表现出的人物类型，以及道德和精神教训，无论它们是否是严格的历史性的，都可以从中推断出来。族长们是信仰和善良的典范，但有时也是无价值和道德失败的典范。” SR Driver确实认为父权叙事没有什么历史价值。他不认为那里描述的事件真的发生过。但他说，他们的性格类型对我们很有价值；他们是道德失败的例子。你看，对于德赖弗来说，这些故事是否讲述了救赎历史中实际发生的事情对他来说并不重要。他只关心宗教和道德课程。这是一种说明性或示范性的用途。

但他失去的是这些事件在救赎历史中的作用和功能的视角。对于德赖弗来说，信仰确实不是植根于历史，但真正的圣经信仰却植根于历史。我认为我们的讲道应该像彼得和保罗的讲道那样证明这一点。如果你翻到使徒行传，看看使徒行传

中的那些讲道，它们做了什么？他们背诵或重述旧约时期的历史。神呼召亚伯拉罕、兴起大卫、成就弥赛亚来临的应许。这就是救赎性的历史讲道。我们需要看到神如何在圣经的事件中以启示和救赎的方式工作。

所以我再次认为，宣讲旧约中的历史叙事需要有救赎的历史视角。我这么说并不是为了否认或排除寻找说明性或示范性意义的可能性，但我认为救赎的历史背景会告诉你某件事可以以什么方式具有说明性或示范性。如果你只看到一些说明性或示范性的意义，那么你首先就失去了这个叙述被包含在圣经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你可以用叙述性文本的例子来说明教义文本，但如果你选择叙述性文本用于讲道，我认为你必须考虑它的完整性和它在救赎历史中的特定地位。这并不只是说明性的，而是以某种方式促进了救赎历史的进步和运动。在我看来，这种观点需要包含在叙事文本的讲道中。

这并不容易做到。对于某些历史叙述来说，这比其他叙述更容易完成，而对于某些历史叙述，您想知道如何做到。在这个正在进行的红色救赎历史过程中，这种特殊的叙述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我认为这是需要大量工作和思考的事情，但我认为这是值得努力和思考的事情。

使用历史文本阐释教义 正如我所提到的，从这一点上我想做的是回到这些以利亚叙述中，并给出一些例证，说明救赎性历史视角如何阐明其中一些以利亚叙述中的重要性或意义。不幸的是，我们的时间过得太快了。你可以用救赎历史中的特定

事件或叙述性文本来说明教义文本，但如果你选择叙述性文本，你必须考虑它的完整性和它在救赎历史中的特定位置——也就是说，不仅仅是作为说明。您可以用叙述性文本来说明教义文本。您还可以用教会历史中的例子来说明教义文本。您可以在大多数地方进行演示。我认为使用圣经文本作为插图并不比使用其他来源的插图具有更多的内在价值。如果你不保留这种背景，你可能会造成各种扭曲。我认为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此。在我看来，对于任何叙述性文本，都有相同的原则在起作用。您可以将叙述性文本与其他类型的文本区分开来；你有预言文本、诗歌文本、谚语、说教文本和教义文本。当你谈到叙述时，在我看来，圣经中有这么多叙述的原因是因为圣经信仰植根于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些叙事文本告诉我们历史上发生的事情，这确实是我们信仰的基础。

对于德赖弗来说，这些事情从未发生过。它们是寓言、童话，等等。所以他的信仰不能植根于历史上发生的事情。他的信仰是什么，我会让他来定义；我不知道。我的猜测是，在某种程度上，这更像是对这些“寓言”中所阐述的信仰的一种存在主义的认同。但这并不是一种植根于历史上发生的事件的信仰，因为他说这些没有发生。

我想说，当你听到有关叙事文本的讲道时，特别是旧约叙事文本，可能 95% 的时间都是说明性/示范性的，而救赎历史运动的这种更大的视角几乎没有被触及。

丽贝卡·布鲁尔转录

粗略编辑：Ted Hildebrandt

最终编辑：Perry Phillips 博士

佩里·菲利普斯博士重述